

長老，諸位朋友們，大家晚上好。這一次訪問雖然是第一次，我們見面感覺到很有緣分，心裡非常的歡喜。我們剛才聽了薩元先生的報告介紹，知道這個團體做了很多的好事，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。在我個人來講，實在說是小時候童年受到家庭教育，中國家庭教育大概都是儒釋道，這是有影響，但是年歲太小，十歲以前的事情，所以對於長成之後影響逐漸消失了。我們在少年時代，在求學的時代我的印象很深，那是抗戰之後，抗戰剛剛結束之後我在南京念書。我住在一個同學的家裡，這個同學是抗戰期間我們就在一起學習，所以感情比兄弟還好。我們這個同學是多元文化的家庭，他們家裡兄弟很多，有七個兄弟，他的祖母是虔誠的佛教徒，我這個同學的父親是穆斯林，他的母親是基督教徒，我在這個家庭裡面住了一年。這是我們想起來，那個時候大概是十七、八歲，這個時候真正說接觸到宗教。所以在這麼一個家庭裡面，這些長者對我都很愛護，我對他們都很尊重。所以在那個時候剛剛接觸，我對於伊斯蘭教就很有興趣，在當時伊斯蘭教的經典以及書籍很缺乏，很不容易得到，我們接觸到的只是教會裡面出版的，像通信裡面節錄很少一部分。我們才曉得伊斯蘭教是在唐朝時候，唐朝初期傳到中國，應該到現在已經有一千四百年，傳到中國之後跟中國傳統文化就融合、融會。像經典裡面它是祀天，就是奉祀真主，它有五功，但是做人的方面，人事方面它講五典，五典就是中國的五倫。所以它能跟中國傳統文化裡面融合，中國人對於伊斯蘭教就很有好感。歷代傳教裡面這些大德，確確實實對中國傳統文化都很有影響力。在國外大家熟悉的的就是明朝初年的鄭和，鄭和下西洋，鄭和是伊斯蘭

教的。六百年前，這個人當年他統率中國的一支現在講是海軍，數量相當龐大的，發現了全世界。所以我們現在到南洋，在爪哇島這個地區，陌生人都很親切，爪哇島的回教就是鄭和傳過去的。

在這些年當中我學佛的緣分，是年輕的時候喜歡哲學這個科目，那一年是二十六歲。在那個時候對宗教觀念還是很淡薄，老師給我講的是哲學概論，最後一個單元跟我講佛經哲學。當時我感到很驚訝，我說「佛教是宗教而且是多神教，多神教在宗教裡面都屬於低級宗教，它怎麼會有哲學？」老師告訴我，「你還年輕，你不了解，釋迦牟尼佛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，佛經是高等哲學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」我們這樣子才把佛教乃至於對於整個宗教，錯誤的概念把它改正過來。接觸佛教他還特別囑咐我，「真正的佛教在經典裡面。」老師在一生當中，幾乎一半的時間，他是七十九歲過世的，應該在三十五歲以後，幾乎他全部的精力都是用在佛經上。他的晚年，在台灣幾所大學裡面全部是講佛學，這個時候老師造詣很深，所以我對老師有很大的信心，我接受老師的教誨。

以後我就認識了一位出家的老師，章嘉大師，這個老師勸我給我選擇出家的行業，這個行業是老師替我選擇的，我也很樂意接受。他告訴我，「學佛一定要學釋迦牟尼佛。」他教給我看的第一本書，那是剛剛接觸佛教沒有多久，看第一本書是釋迦牟尼佛的傳記，這個傳記是在經典裡面，唐朝人寫的。所以這是特別告訴我，你要想學佛一定要認識釋迦牟尼佛，你才不至於走入歧途，走錯路。所以這樣我們才逐漸接觸到經典，發現到經典裡確實有好東西。接觸之後欲罷不能，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學習，到今年是五十八年。我三十三歲出家，出家就開始教學，教學到現在五十一年，在多餘時間，我很喜歡讀《古蘭經》，喜歡讀《新舊約》。我認識馬哈迪的時候，我曾經跟他說過，我說我讀《古蘭經》，我是最虔誠的穆斯

林；我念《新舊約》，我是最虔誠的基督徒。如果我們宗教有彼此之分，有門戶之見，你永遠不能了解別人，不能了解別人你也不能了解自己。我說釋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師，我是他的學生；穆罕默德也是我的老師，耶穌、摩西都是我的老師，我是他們的好學生。所以他們說的東西我能理解，我能夠吸收，這是一段時期我在上面下了一點功夫。當然大部分的時間，因為講佛經、讀佛經，教學始終沒有中斷，佛經是每天不能離開的。

移民到澳洲來了之後，遇到格里菲斯大學的校長，就是現在Ian O'Connor校長，遇到再一個就是昆士蘭大學校長，遇到他們之後那我就產生了一些變化。這就是遇到九一一的事件，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這兩個學校找我，特別是會議是在昆士蘭大學召開，這個會議是和平學院教授組成的。我參加這個會議我們討論的主題，就九一一這個事件發生之後，大家都很震動，過去西方這個模式發生了衝突，他們認真反省認為沒有效果，必須要重新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問題。我就介紹我們中國，古老的中國五千年當中，沒有跟外國人打過仗，這是一個和平的族群，五千年這麼長的時間，這麼大的一個版圖，這麼複雜的族群，他們怎樣能夠和睦相處，互助合作，這裡頭有很大的學問。我們提出這麼一個，中國這些過去長治久安的，這種教學產生的效果，介紹給與會的這些教授。以及一九九九年，我們在新加坡做的，團結宗教所產生的效果。學校以後就邀請我參與和平工作，贈送我學位，聘請我為教授，代表學校出席聯合國的會議。

我們也將中國傳統跟宗教教育的重要性，在聯合國做了很多次報告，與會的朋友們聽到都很歡喜，也很讚歎。但是他們懷疑，認為這是理想，而沒有辦法在現前這個社會裡面落實。這是一個信心危機，我們感到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，如何讓大家建立信心？只有

做出實驗，真做出來，大家能看到這效果才能產生信心。所以我們曾經在新加坡、在馬來西亞、在印尼、也在澳洲，想建立一個實驗點，實驗的小區域，結果都是緣不足，沒有辦法成就。所以二〇〇五年年初，我回到老家（安徽廬江）去看看，離開家鄉七十年我沒有回去過，我看看還有一些鄉親好友，我就把我們在國際上遇到的困難跟大家談談。沒想到他們很高興，說「回家來做，我們大家幫助你，我們選擇一個小鎮，我們來做實驗。」沒想到這實驗做成功！這個實驗說明了，中國傳統的文化現在還有用處，而且非常受到群眾的歡迎。所以我們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，就產生了明顯的效果。所以二〇〇六年十月，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做了一個發表會，用了八個小時的時間做出報告，還有三天的展覽。會後有一百九十二個國家，就是駐教科文組織的這些使節們，都願意到湯池去考察、去參觀。

從這樁事情之後，我就想到在現前這個世界，無論做什麼工作都非常困難，真正能有效果的必須要做實驗。譬如說像宗教，我始終有一個概念，那是在一九八二年，我第一次到舊金山去訪問，在舊金山一個老人公寓裡面講演七天，講了七天。講演的地點是老人公寓，這個老人公寓是猶太人辦的，他這猶太人非常聰明，他這個公寓下面設了一個幼稚園。它的規模相當大，大概有四百個單位，大多數一個單位就是一個老人，也有夫妻兩個。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講經，你看這些住在裡面的老人都來聽經，聽了都很歡喜。他的兒女都上班，孫子一輩就進幼兒園，所以小孫子在上課空隙當中，會來看看爺爺奶奶，他還有這個溫情，所以這是很難得。我那個時候就想到，我說二十一世紀佛教的道場，應該是這樣的方式，就有彌陀村這個構想。所以我就想到我們宗教團體，也要像湯池一樣要做實驗點，譬如說基督教有基督教的文化村、伊斯蘭教的文化村、

佛教文化村，我們就做一個點。這一個點做成功之後，可以利用聯合國的平台，能夠讓媒體、讓社會大眾都知道。這個點將來逐漸多了，這個點完全成功，都能夠每個宗教互助合作、互相尊重、互相學習、互助合作，這個世界可以能夠化解衝突，可以能夠恢復安定和平。

中國五千年來長治久安，實實在在它最大的一個貢獻就是家庭。但是不是現在的家庭，中國過去的家庭跟現在家庭，完全不一樣，過去舊的家庭在第二次抗戰的時候，這個戰爭當中可以說完全毀掉，抗戰之前還有，抗戰之後沒有了。中國家庭是大家庭，一般都是五代同堂，過去像我們往上面去有父母、有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高祖父母，往下面去有兒子、有孫子、重孫、玄孫，你這麼一算，這一個家庭差不多都三百人。所以家族旺的人差不多有七、八百人，普通家庭都是三、四百人，這樣大的一個家庭，如果沒有秩序、沒有規矩那就亂了。所以他家有家道，家道那就是人生一生當中，你的方向跟目標，你看他有道，道就守本分；他有規矩，像《弟子規》是家規，是共同的，人人必須要遵守的；他有家學，有子弟學校，私塾就是家學；家業，家裡經營的事業。所以說中國人講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」，那個後不是兒女，是你兒女當中有沒有人能夠繼承家道、家學、家業，要培養這些人才來，所以這家和萬事興。每一個家都好，每一個人都好，社會就安定，它不會有亂子。所以在中國古代各行各業裡面，最舒服的行業就做官的，他沒有事情，沒有案子辦，人人都是好人。現在的社會不一樣，現在社會都是小家庭，沒有這種嚴格的訓練，所以現在這個社會上各行各業，最辛苦是做官的。

所以這兩年，我是特別鼓勵企業，企業是個公司，用企業來繼承中國傳統家的這種精神，那個企業就變成一個家，像個企業家，

它是用道義。因為中國從前是血緣，是血統的關係，現在這個關係不能夠恢復，沒法子恢復，就用道義。道義讓企業團體能夠把中國傳統家的精神恢復，世界能安定。宗教也可以能夠組成一個家庭，那是以信仰為核心，比企業還容易做，像這樣做法人人他都有道心，人人都能夠遵守神聖的教誨。伊斯蘭的聖訓裡面的內容，關於我們生活細節它都注意到，比我們《弟子規》還要詳細。都能夠落實，那是整個社會大眾生活行為的典型、模範，非常之好。一個點做到了之後，通過媒體的介紹再向社會大眾宣揚，希望大家都照這個模式來做。學習最重要是謙虛，謙虛是性德，人能謙虛，必定能尊重別人，能夠敬愛別人。我們學一個宗教，我能愛一切宗教；學一個聖賢，我能愛所有的人。這樣推廣，這個世界就變成樂園，就變成天堂，這個世間的災難就化解。所以我今天看到薩元先生報告，我很喜歡，他在這裡做了很多的好事，這個好事如果說集中在一個點，一個實驗區的話，那產生的效果就會更大。我今天就報告到此地，下一次我們有時間，我們可以找點長的時間來談其他的問題。謝謝大家。